

天堂与地狱

[美] 约翰·杰克斯

上

HEAVEN AND HELL

lation.
to Pa
to mak
the wh

I 712.4

9

81801

上

天堂与地狱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王同乐

郑锦来

杨 炯

薛 刚 译

王同乐 校

作家出版社

天堂的丧失
是地狱中最大的痛苦

考尔德伦·德·拉·巴卡

目 录

序 言	盛大的检阅	1
第一篇	失败的事业	17
第二篇	冬天的事业	165
第三篇	土匪	325

序言 盛大的检阅

……当没有和平时，却大谈和平，和平。

华盛顿一夜风雨潇潇。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在黎明即将到来时分，乔治·哈泽德在威拉德饭店的房间里醒来了。他将一只手放在妻子康斯坦斯温暖的肩上，聆听着窗外。

雨声消失，是今日庆典的好兆头。一个新时代将从今晨开始，一个和平的时代将来伴随死里逃生的联邦。

但是，为什么他感到了一种即将来临的灾难？

乔治滑下床，身披法兰绒睡衣，悄悄向外走去。他现已四十一岁，是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子，由于他强壮而又稍稍偏矮的身材，西点军校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树桩”。他那修剪整齐的已有几缕灰发的头发和胡子，都是他曾在部队干过的痕迹。

乔治走进满是报纸和杂志的客厅。昨晚因太累没顾上收拾，现在他轻手轻脚地把报纸杂志摞在一起。旁边的两间房子里，孩子们还在睡觉。

威廉·哈泽德一月份已满十六岁，帕特里夏到年底也该

十六岁了。乔治的弟弟比利和他的妻子布雷特住在第四间屋子里。比利今天要参加阅兵，但他获得批准，这一夜可以不在贝里堡的工兵营地过。

屋里的报纸、杂志好像都在嘲笑乔治的预感。《纽约时报》、《论坛报》、《陆海军日报》全部登载着胜利的消息。当他把书报整理好摆在桌上时，一段文字跳入眼帘：

虽然这场国内大战结束还需一段时间，但我们已经开始解散伟大的联邦军队。

他们粉碎了南方的叛乱，拯救了联邦，为我们，为他们自己，赢得了一个国家。

国防部已下令印制六十万张退伍证明书……

我们独立自主的合众国正在解散军队，让其忠诚的战士返回家园。关闭征兵事务所，停止军火合同。她正走过阴暗的战争小路，走上阳光灿烂的和平大道……

今明两天的庆祝活动是这样安排的：对格兰特的波托马克集团军和比利·谢尔曼的西部集团军进行盛大阅兵。格兰特军队的阅兵式今天进行，谢尔曼的军队则排在明天。这些西部士兵轻蔑地称格兰特的士兵为“纸领文人”，他们或许会带着兵营中的母牛、山羊、骡子和斗鸡一起来参加这次检阅。

不是所有参战的人都来参加阅兵。许多人像乔治最好的朋友奥里一样，永远地留在深深爱着他们的人们的记忆里。乔治和奥里 1842 年同时进入西点军校，他们曾一起在墨西哥

服役，即使在萨姆特堡陷落后，他们之间仍保持着友谊，但不同的信念使他们在战争中站到对立的两边。然而，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死神在彼得斯堡降临到奥里头上。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他试图帮助一个受伤的联邦士兵时，那名士兵愚蠢、复仇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

有些因战争而变得苍老的年轻人，仍在南方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走向那战火和饥饿肆虐过的一贫如洗的家园，有些离开了邦联，在墨西哥、埃及基戴夫的军队或美国西部，隐姓埋名，试图忘掉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形的创伤。奥里的堂弟查尔斯就走了这条路。

另一些人在战争结束时丑态百出，为首的要数杰夫·戴维斯。他钻到了乔治亚欧文附近的地洞里，许多北方报纸说他为了逃避追捕，曾身穿一套女人的服装。不管是真是假，人们觉得北方的监狱对他来说已不够了，应赏他一根绞索。

乔治点燃一支古巴雪茄，透过窗户看着宾夕法尼亚大街，从这套房子里可以很好地观赏白天检阅的情景。他有检阅台上的特别来宾票，位置正与总统一家相对。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窗子。

天空万里无云。乔治靠在窗上，让雪茄烟雾袅袅升入空中。他看到大街两旁三四层高的建筑物上都挂满了彩旗，鲜艳明快的饰物最终代替了自林肯被刺以来各处悬挂的黑纱。

一束鲜红的阳光照在波托马克河上，犹如一条地平线。车辆、骑兵和行人开始在泥泞的街道上出现。乔治看到一家黑人——父母及五个孩子——正匆匆走向总统公园。对他们来说，有比战争结束更重要的事需要庆祝。第十三条修正案已

颁布，它将永远废除奴隶制；只等各州批准，正式定为法律了。

明朗清澈的天空，点缀着红、白、蓝三色，没有一丝雨意——一切都是好兆头，可为什么他的恶兆感总是抹不掉呢？

是因为梅因和哈泽德两个家庭——他最终得出结论。虽然两家都从战争中挺了过来，但却受到很大损害。他的姐姐弗吉莉亚，在过激主义的驱使下，离乡背井，至今杳无音讯。还有他的大哥斯坦利，虽然是个无能之辈，却利用战争，昧着良心大发国难财。除此之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仅仅是个醉鬼。

梅因一家的情况并不好些。奥里的妹妹卷入了试图以一个更激进政府推翻、取代戴维斯政权的阴谋。事情败露后，她在美国西部隐藏了起来。奥里的哥哥库珀，在邦联海军部工作。他的儿子朱达，在一次返航的途中，船被联邦海军封锁部队击沉在费希尔堡。他失去了独生子。

还有他最要好的朋友的遗孀马德琳，面临着人生的奋斗：重新开始她的生活，重建她那被烧毁的家园。乔治曾从银行给马德琳开了四万美元的汇票，他希望她再要一些，因那笔款的一大部分将用于两次抵押的利息、付税收，还要留一些准备打发那些已进入南方、要将财产没收充公的财政部代理们。但马德琳从未再提出过，这也使他心中焦急。

虽然天还早，街上已满马匹和枪炮的部队。今天是非常寻常的日子，如果蔚蓝的天空和这柔和的清风不变的话，今天将是美好的一天。但是为什么，他在清理了对两个家庭的

忧虑之后，还是无法消除那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哈泽德一家很快用完早餐。布雷特显得特别兴奋，比利计划卸下戎装，他俩将乘船去旧金山。虽然从未去过加利福尼亚，但那里宜人的气候，美好的乡村以及慷慨的机运吸引着他们。比利准备在那里开办一家工程公司，就像他在西点军校的好友查尔斯·梅因一样，远远离开那曾目睹美国人相互厮杀、满是岩石的土地。

小两口必须尽快启程，因为布雷特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比利悄悄将这个信息告诉了乔治。由于传统习俗，怀孕之事即使是在家庭成员中也不会谈及。当一个妇女肚子挺起来，快要生孩子时，其他人都装不知道。当第二个孩子快要降生时，父母常常会告诉头一个孩子，说医生将要用瓶子送来一个小娃娃。乔治和康斯坦斯遵循了大多数的习俗，其中很多不免有些愚蠢可笑，但他们从未使用过用瓶子送娃娃的故事。

乔治一家八点一刻到了检阅台。他们与记者、议员、高级法官和高级军官们坐在一起。在他们的左侧，大街在财政部大楼处拐了一个弯，挡住了一直伸延向国会大厦道路的视线。

他们的正面，是约翰逊总统一行的检阅台，其中将包括格兰特将军，谢里登将军和斯坦利·哈泽德的上司，国防部长斯坦顿。在他们的右侧，由近至远的街区里，路障后面人头攒动。许多人或探出窗口，或爬上屋顶，或坐在树杈上。在建筑物朝街一面的墙上，挂满了鲜艳的彩旗和碧绿的长青枝，一幅幅横幅打出了联邦胜利和骄傲的名字：亚特兰大、安蒂

坦姆、葛底斯堡、斯波特西尔韦尼亚。

九点差一刻时，总统还未露面。性情直率的最高行政官这几天如同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般，人们说他缺少见风使舵的本领；又常常酩酊大醉。他很平凡——确实如此，约翰逊是田纳西州一家小旅馆搬运工的儿子。他自学成材，从一个裁缝成为一名参议员。他不像林肯那样，能将自己曾当过庄稼汉的背景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乔治见过约翰逊，发现他是一个性格鲁莽，固执己见的人，但他对国家的宪法却怀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仅这一点就会使他与激进派的出版社发生许多麻烦。该出版社想对宪法作第一步的注释，以附和他们的社会观点。

乔治在许多观点上与激进派一致，包括人权平等，黑人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等。但他发现，激进派所采用的策略与他们所持的宗旨却经常自相矛盾。许多激进派毫不掩饰他们利用黑人的票数破坏民主党的优势，从而使共和党获取多数席位的意图。他们对于那些战败者或他们认为思想不纯的人，一概进行猛烈的攻击。

约翰逊总统与激进派在重建美国的控制权问题上，斗争越来越激烈。这已不是什么新矛盾。1862年，林肯就提出了他的路易斯安那计划，后来扩大到只要以前退出联邦的州的“选民中心人物”——1860年这样的人仅占10%——宣誓忠于联邦并成立一个亲联邦的州政府，这个州就可以重新被接纳进联邦。

1864年7月，作为对抗措施，共和党中的激进派拿出了由俄亥俄州的议员本·卫德和马里兰州的代表亨利·戴维斯

起草的议案，其中包括对原邦联战败军队的管制条款。该议案将重建美国的大权归在国会。1865年初，田纳西州按照林肯的计划组成州政府，由辉格党党员布朗罗任州长，国会中的激进派拒不该政府的代表入座。

安德鲁·约翰逊谴责杰斐逊·戴维斯“引起”并“促成”了福特剧院的刺杀事件，因为是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南方，同时一再重申他要执行林肯的温和计划。后来，乔治听说约翰逊准备在今年夏秋两季，以执行命令的方式来实行这个计划。由于国会已经休会，年底以前没有召开会议的安排，约翰逊自然也不会召开特别会议，因此，激进派的计划将受阻。

于是出现了共和党有人要进行报复的传闻。乔治在华盛顿的任务之一，就是去说服宾西法尼亚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对当前形势发表他的看法。乔治每年给该党捐赠数量可观的款子，所以觉得他有资格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或许还会有所帮助。

“爸爸，伊莎贝尔婶婶在那边，”帕特里夏在他身后说道。

乔治看到斯坦利的妻子站在总统检阅台上，正朝这边挥手，便不以为然地也朝她挥了挥手。“她就想让咱们看到她在那边。”

布雷特笑了笑。康斯坦斯拍拍他的手，“好了，乔治，别和她一般见识。你也不会愿意和斯坦利调换位置的。”

乔治耸耸肩，又转过脸去注视街上的人群，寻找着从他们州里来的政府官员。当乔治忙于找人时，康斯坦斯把手伸

进手提包，摸索着糖块。她那红色的头发从时髦的女帽下披散下来，闪着光亮。她仍具有爱尔兰人的可爱气质，只是自从结婚以来，体重增加了三十磅。但乔治不在乎，他认为心宽才能体胖。

九点整，国会大厦那面一声炮响。几分钟后，哈泽德一家听到远处传来铜管乐队的演奏声，接着是成千上万游行者的欢呼声。很快，第一队受阅者在财政部大楼拐角处出现了，人们跳起来鼓掌欢呼。

具有学者风度的指挥官乔治·米德率领着骑兵队伍，向沉浸在吹呼声中的总统阅台走去。阅台后树上的孩子们探出头来鼓掌，险些摔下来。米德手持军刀庄严行礼——格兰特和约翰逊都还未到——然后将坐骑交给一名下士，自己在阅台上和其他人坐在一起。

女人们高声欢呼，男人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泪水。一队队女学生唱着歌，向街上抛洒鲜花。当韦斯利·梅里特将军率领的第三师出现在人们面前时，阳光已从乳白色的国会大厦的圆顶上方洒向人群。这支部队的司令，小斐尔·谢里登已在前往墨西哥湾执行任务的途中了。当第三师出现时，就连几乎事事处处对青年人的傲气看不上眼的威廉也高兴地跳起来，吹着口哨，热烈鼓掌。

谢尔曼的骑兵过来了，他们十六个人一排，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战士们看上去精神抖擞，没有一点战争的疲惫，许多战士肩上的卡宾枪口都插着一束雏菊或紫罗兰。

每一队士兵都向最高统帅挥刀致敬。总统最终与格兰特将军一起走进了检阅台，他看上去满怀歉意。乔治听到后排

有一个妇女大声问，不知约翰逊是否又喝醉了。

尘埃扬起，马汗味扑鼻。这时，乔治听到第十五街处人们有节奏地高呼着：“卡斯特！卡斯特！卡斯特！”

接着，他从那边出现了，骑在高高迈着步子的马的背上。这位被称为少年将军的指挥官，留着披肩的卷发，红润的脸膛，大红的领巾，金色的马刺，宽沿帽拿在手里向欢呼他的名字的人群致意。联邦将领中几乎没人能像他这样受到公众和新闻界的爱戴。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曾在西点军校就读，二十三岁当上旅长，二十四岁就成为司令。他先后有十二匹坐骑战死在沙场上，但他仍毫不畏惧，或者说仍鲁莽从事——看你怎么认为了。据说他想在尤利塞斯·格兰特之后竞选美国总统。如果他确有此打算——如果著名的“卡斯特运气”总伴随着他，并且民众也不忘记他——那么他很可能达到目的。

少年将军在军乐团高奏的鼓乐声中，率领着他的颈系红领带的骑士们向前行进。女学生们跳起来，将一束束鲜花抛向队伍。离总统阅台不远的卡斯特摘掉手套去接一束花，这突然的动作使他跨下的坐骑受了惊，猛地向前窜去。

乔治看到当那匹栗色马向第十七街奔去时卡斯特那满脸气愤的表情。等他控制住马时，已无法逆着人流返回去向约翰逊敬礼。他愤怒已极，但也只好骑马继续前进。

今天上午“卡斯特运气”不怎么样，乔治点燃一支雪茄，想道：仕途的道路不是那么平坦的，谢天谢地，他自己没有高官的野心。

根据他熟记的进程，一会儿该是工兵的队伍了。他又开

始在人群中寻找他所想见的政治家。

他发现了，在特别阅台后面的树丛中。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兰开斯特的共和党人，或者说是激进派的急先锋。虽然他已逾古稀，但仍掌有相当的权力，不论是山野村民还是知识分子都不能抵毁这一点。他既不蓄胡子，也不留鬓角，清楚地显露出他那坚定的脸庞。

他讲完话，两个他的崇拜者抬抬帽檐走了。乔治走了过去，伸出手，“你好，泰。”

“乔治，见到你太高兴了，我听说你已经脱下了军装。”

“而且又回到利哈伊镇，管理起哈泽德的工厂了。你有空吗？我想以一个共和党成员与另一成员的身分和你谈谈。”

“当然可以。”史蒂文斯说，深蓝色的眼睛似乎盖上了一层保护色。这种眼神乔治以前在很多政治家的眼睛中也曾见过。

“我只是想说，我很愿意约翰逊先生的计划能有一个实施的机会。”

史蒂文斯点着头说：“我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有朋友在卡罗来纳。”

上帝啊，他和他的言论都显得那么正义凛然，乔治真希望自己能长高五英寸，就可以不用那样仰面去看他。“是的，你说得不错，那里有我最好的朋友，但他们并没能避开战争。我必须为那个家庭说话，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贵族，或是罪人——”

“如果他们奴役黑人，那他们就既是贵族，又是罪人。”

“泰德，让我讲完。”

“讲吧。”史蒂文斯不再那么友好了。

“几年前，我认为是双方的激进派毫无必要地挑起了战争。年复一年，我总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发现当初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是那么残酷可怕，但这场战争是避免不了的，逐步的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那些从奴隶制中获取利益的人总是要开战的。”

“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国会 在 1807 年宣布贩卖黑人为非法行为，但在这些人的合作与鼓励下，那些黑人贩子仍在不断地从古巴、印度等地运来黑奴。”

“我对当前形势更感关切。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决不应该允许再爆发任何战争，因为人类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战争毁灭了人类为物质进步所作的努力。”

“啊，是这样，”史蒂文斯冷淡地一笑。“这是商人的新信条，我很清楚北方这种经济上的和平主义的潮流。但我对此不敢苟同。”

乔治被激怒了，“为什么？你难道不是共和党选民的代表？”

“是代表，但不是唯命是从。我的良心是我行动的准则。”他将一只手放在乔治的肩上，两眼凝视着他，那微微侧头的动作，带着某种恩赐的情调。“我不想对你粗暴无礼，乔治。我知道你给州里、给政府机构捐款金额不小，我也清楚你在战争中的良好表现。但是很遗憾，这些都无法改变我对南方奴隶制的看法，那些属于奴隶主阶级的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是国家的叛徒。虽然目前在主权的各州没有这样的人，但

在被征服的乡间却大有人在，这些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乔治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真诚信仰的光芒：崇战。

那些世俗者常常用卑鄙的理由来解释他这种狂热的信仰，他们把史蒂文斯为黑人争夺权利的热情与他和他的管家莉迪亚·史密斯太太——一个混血儿，漂亮的寡妇——联系起来；把朱伯·俄勒的士兵烧毁他在钱伯斯堡的炼铁厂一事说成是因为他痛恨所有南方事物的结果。乔治根本不相信这些传闻。他认为史蒂文斯是一位正直的理想家，虽然有些过头。他从未因史蒂文斯与他的姐姐弗吉莉亚·哈泽德是挚友而感到惊奇。

然而，议员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共和党的观点。乔治又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想执行委员会曾是负责南方重建事务的。”

“不，先生，那是国会的特权。约翰逊先生宣布由他颁布行政命令，简直太愚蠢了，他的这种做法在我的同事中引起了极大的对立情绪。请你相信，当我们再次开会时，我们会除掉这个危害。国会是不会允许有人篡夺它的权力的。”史蒂文斯使劲地用手杖敲着地面，“我也不允许。”

“但约翰逊仅仅做着林肯先生做……”

“林肯先生已经死了。”史蒂文斯打断他的话。

乔治红着脸问道：“那么，好吧，你们将制定什么样的计划？”

“用严厉的法律，强制占领，没收充公的办法，实现社会制度和方式方法的彻底重建。这个计划会使那些精神衰弱，意志薄弱者惊恐不安，但它是必要而且是正义的。”乔治的脸更

红了。“更明确地说，我希望对那些身居高职的卖国者给予严厉的制裁，把杰夫·戴维斯关在门罗要塞并不够，我认为应该把他处决掉。我希望对那些离开部队而去参加叛军的人，决不给予赦免。”乔治想起了查尔斯。“我坚持对所有的黑人都平等相待，每一个合格的黑人，都给予公民权。”

“对这一点，即使你在宾夕法尼亚，人们也会向你扔砖头的。白人决不相信黑人能和他们一模一样。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我想是错误的——但实际上确实也有差别，你们的计划是实现不了的。”

“真理不会实现，乔治？平等相处不会实现？我不在乎，那是我的信仰，我要为此而斗争。在有关道德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可言。”

“去它的吧，我决不接受这个观点，而且大多数北方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但是，议员走开了，去见另外三个他的崇拜者去了。

军团的士兵营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向总统检阅台走去。八个连队齐步向前。战士们换掉了弗吉尼亚战役中那满是尘土，破烂不堪的旧衣服，穿上了新军装，一个个显得英俊潇洒。他们中的半数，身背短柄铁锹，他们危险工作的象征品——建桥、修路——常常是在敌人的炮火下舍生奋战。

比利和战友们一起在阳光下前进。只见他蓄着整齐的小胡子，精神抖擞，满脸自豪，几乎忘记了胸部的伤痛。他向自己家人应该站立的阅台扫了一眼，啊，是的，当他挥手时，他看见妻子那可爱、光彩照人的脸庞。接着，他看到了他哥